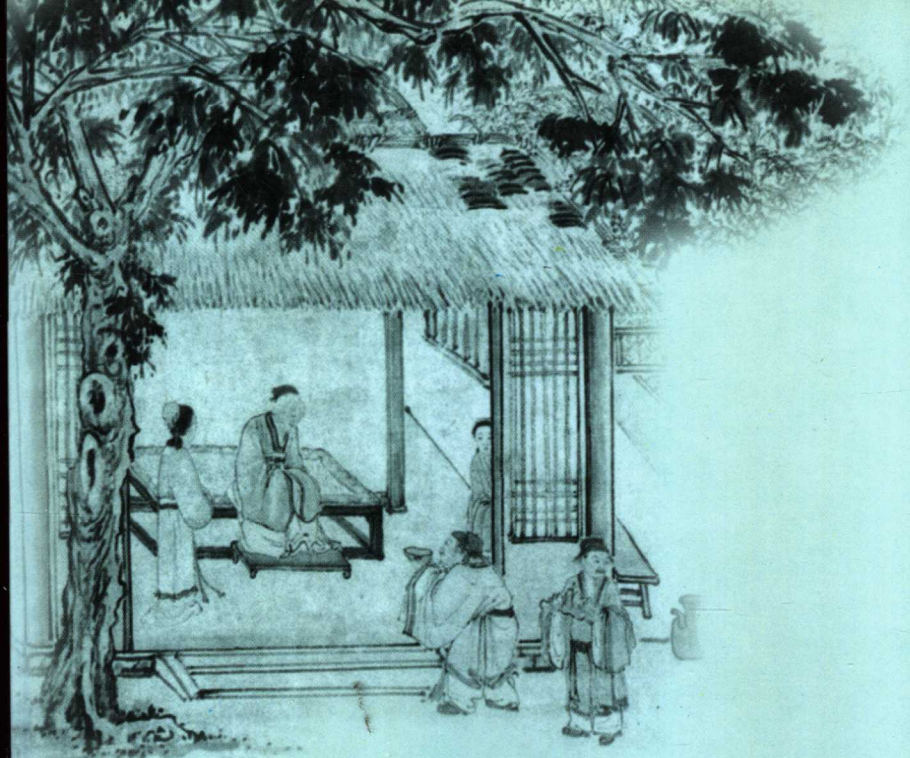




新声律启蒙

中华新声韵律联选

孙其香选


XinShengLu QiMeng

ZhongHua

XinShengY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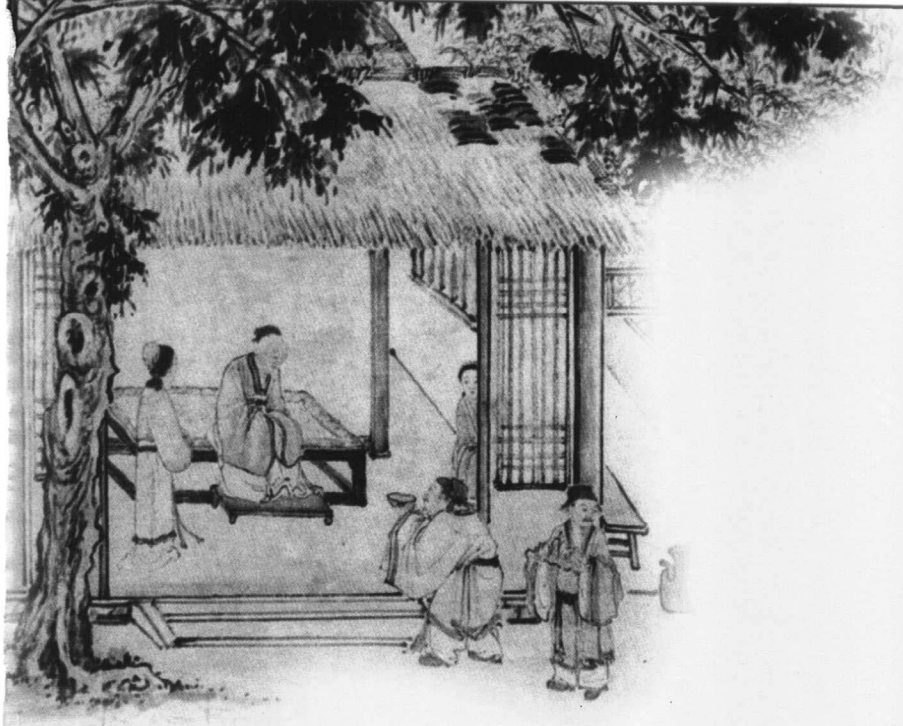
LianXuan

谢季荣 编著

麓书社 出版

269.7

49



新声律启蒙

中华新声韵律联选

孙毓文选

XinShengLü QiMeng

ZhongHua

XinShengYun

LüLianXuan

谢季荣 编著

岳麓书社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新声韵律联选/谢季荣编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ISBN 7-80665-202-7

I. 中... II. 谢... III. 对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5254 号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蔡 晨

中华新声韵律联选

谢季荣 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6 千字 印数: 1—8,000

ISBN7-80665-202-7

G·268 定价: 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长沙市望城坡 邮编: 410205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霍松林序

对称，这是自然美的要素之一。《文心雕龙·丽辞》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正表现了这种特点。这种特点反映于文学创作，便出现了对句，世界各国文学都如此。比如英国诗人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诗句：

Some had shoes,
But all had rifles.

翻译过来，就是：“一些人有鞋，而所有的都有枪。”从意义上看，这当然是对句；但就字形、字数和字音来说，就不能与我们的对句相比了。

我国的汉字一字一形，是不可分割的方块；一字一音，不是平声便是仄声；一字一义（一字多音义的情况也是有的，但用于特定的地方，仍是一音一义），从而确定词性。比如：“天”，平声，名词；“地”，仄声，名词；“高”，平声，形容词；“厚”，仄声，形容词。“天高”、“地厚”词性相同，平仄相反，就自然而然成为对句。句子再复杂些，这特点就更明显。例如“白日依山尽（仄仄平平仄），黄河入海流（平平仄仄平）”等，不仅有世界文学对句所有的对称美，而且有任何外国文学对句所无法具备的整齐美与音调美，显

示了方块汉字的独特优势。

汉字形、音、义统一，特别适于对偶，因而早在先秦诗文中便经常出现对句，后来的骈文和律赋，更以对句为主。至于律诗，一般的情况是：首尾两联不要求对偶，而中间两联则必须对偶。等到楹联出现，则是纯粹的对偶艺术了。

由于对句在中国文学、乃至日常生活中应用极普遍，所以在旧时代，小孩子都先学“对对子”。比如《西清诗话》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北宋前期的大文学家王禹偁（954—1001），小时候替父亲给一位文官毕士安家送面粉，正碰上毕老爷教儿子们对对子，他出的上联是“鹦鹉能言争（怎）比凤”，大家都对不上，禹偁大声说：“蜘蛛虽巧不如蚕”，对得很精彩。为了帮助人们学好对对子，就出现了相关的读物。岳麓书社1987年整理出版的《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就是这一类读物中流传最久，最广的两种。

《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都是“平水韵”盛行时代的读物，押韵和调平仄，都以“平水韵”为准；如今按普通话的读音来朗诵，便往往出现出韵和平仄不协调的缺点，显得不那么优美动听了。至于现代汉语中的许多新词汇，这两本书中当然不可能有，对于初学者如何运用新词汇对对子，也是不利的。

目前，讲普通话的人在全国人口中已占大多数，幼儿园和小学，都用普通话教学。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人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大陆、港、澳、台乃至海外

华人都讲普通话，乃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有鉴于此，我从前年开始，试用普通话的读音押韵调平仄，作了一些“新声新韵”的律诗和绝句。其中的《金婚谢妻》七律七首和《八十述怀》七律二十首，发表后引起了不少诗友的热烈响应。前年和去年，中华诗词学会在武汉和深圳开了两次诗词进大学和中小学校的研讨会，收效很显著。我认为：现在教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作诗词，由于他们都讲普通话，因而干脆用“新声新韵”，便事半功倍。至于对已经惯用“平水韵”而造诣颇深的中老年诗人来说，则不必强求一律。“平水韵”中的少数韵部，如“七阳”、“十一尤”，其实与“新韵”无异；其他韵部中的大部分字，也与普通话的读音相同；同时，某些“邻韵”还可以“通押”。因此，如果作者善于选择，那么作出来的诗便既合“平水韵”，也合“新韵”。我最近在合肥参观包公祠和包公墓，作了一首七绝：

重修祠墓万方崇，
凛凛铡头虎问龙：
官是公仆民是主，
雪冤何故盼包公？

这首诗用“新声”，旧读入声的“铡”、“仆”普通话都读平声，故作平声用。至于韵，则可说是“新韵”，也可说是“平水韵”，因为在“平水韵”中，“崇”、“公”属“一东”，“龙”属“二冬”，而“一东”、“二冬”是可以通押的。

尽管不强求一律，然而既然华夏儿女都讲普通话是必然的发展趋势，适应这个发展趋势的“新声新韵”，当然就应该提倡。不仅提倡，而且认真做一些有利于推广“新声新韵”的实事，这态度才算是积极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认识，我在读了谢季荣先生编著的《中华新声韵律联选》稿本之后，才感到特别兴奋。

这部《中华新声韵律联选》以2000年修订本《新华字典》为正音明义的依据，参考《现代诗韵》、《诗韵新编》诸书，分为18韵。仿效《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的格式，按韵立阙，分阙联句。每阙包含10副对联，8个平声韵脚。全书共254阙，2032个平声韵脚，而无一重复。可以说，每部韵中的常用平声字，基本上都用来押韵了。其规模之宏大，是《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无法比拟的。这是《中华新声韵律联选》的第一个优点。

近来赞成用新韵的人逐渐增多，但用新韵作律诗绝句，一般避免用旧入今平的字作韵脚；至于调平仄，则仍然把旧读入声的字一律作仄声用。而这部《中华新声韵律联选》，不论是押韵或调平仄，一律以2000年修订本《新华字典》为准；《新华字典》未收的字，则查考《现代汉语词典》、《新编汉语词典》和《辞源》、《辞海》等定音释义。也就是说，彻底运用“新声新韵”，这是本书最突出的优点。

全书254阙，每阙既选用古人名联，也采择今人佳联，而大部分则是著者自己撰写的。我在前面已经

讲过，运用“平水韵”作律诗绝句，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符合“新声新韵”。著者选择的古今人佳联，都是符合“新声新韵”的，他自己撰写的，当然都用的是“新声新韵”。彻底用“新声新韵”，其艺术效果如何呢？这里举“歌韵”第五阕为例：

瓶对罐，瓮对榼。麻袋对纸盒。飞灾对横祸，
久病对沉疴。徐庾体，陶谢格。改道对回辙。鲁
鱼曾写混，亥豕又读讹。门枕碧溪冰皓耀，楹齐
青嶂雪嵯峨。才艺高超，唐士名登龙虎榜；功德
卓著，汉贤像绣麒麟阁。

“榼”、“盒”、“格”、“辙”、“阁”五字旧入今平，都用来押平声韵；“读讹”、“功德”中的“读”、“德”旧入今平，皆用于该用平声之处。全阕对仗工稳，音韵和谐，文采斐然；而现代生活中的一些新词汇也用上了。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优点。

本书每阕都有注释。注文简明、扼要、准确，知识性很强。同当前某些粗制滥造的诗词选注本相比，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

总之，这是一部有助于学好楹联、律诗的好书，更是有助于推广“新声新韵”的好书。欣闻本书即将出版，谨向广大读者认真推荐。

霍松林

2001年仲夏写于唐音阁

夏茹冰序

拜读谢季荣先生的力作《中华新声韵律联选》，精神为之一振。不禁思潮起伏，浮想联翩，欲就有关话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诗要押韵，联要对仗，这是作诗作联最起码的要求。进而言之，诗（指近体诗，也叫格律诗），除了双数句的句脚必需押韵外，每句诗的句中用字还应做到平仄交替，两句诗之间处于音部位置的用字要求平仄对立。按照这种格律写成的诗，朗诵起来才会有抑扬顿挫、铿锵悦耳的音乐感。联（指作为独立文体的楹联），除了词性和词语结构严格要求对仗，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之外，其句脚虽不要求押韵，但句中平仄交替和句间平仄对立，和格律诗的要求是一样的。由此看来，无论作诗作联，都离不开一门与之相关的学问——声韵学。

现在，多数诗联作者使用的还是南宋年间平水人王文郁、刘渊编印的“平水韵”。这部韵书沿袭北宋初年的《广韵》，依据隋唐时代的语音，把汉字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由《广韵》的二百零六个韵目简化为一百零六个，成为宋元以后题诗撰联用韵的主要依据，促进了我国旧体诗词特别是楹联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事物在变化。沿用了七百多年的平水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变化和要求了。首先，现在全国推广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普通话取消了入声，原来的入声字被分派到平（包括阴平和阳平）、上、去三声之中。这样一来，含有入声字的诗联，用普通话朗诵起来就会觉得别扭，不谐调。今天的少年儿童，从幼儿园起便学习汉语拼音，用普通话区分阴阳上去四种声调，简称一二三四声。如果抛开现成的轻车熟路，硬要他们去学平水韵，去熟读死记入声字，实在没有必要。这不利于诗联艺术的普及，反而会阻碍诗联艺术的发展。其次，撇开上去入三声不说，单说平水韵中的平声字，有些读音也与现在大不相同。比较突出的是上平声“九佳”和“十三元”两个韵目。按今天的读音，“佳”字的韵母是ia，但平水韵却把韵母为ie的“街”、“鞋”和韵母为ai的“牌”、“槐”等字收进这个韵目中。“元”字的韵母为üan，可是平水韵却把“门”、“云”、“温”、“屯”等韵母为en的字收入其中。依照平水韵编著的流传最广的《笠翁对韵》，其“十三元”韵目的两阙对文，押韵字全是en韵，而不是an韵，令今人读之目瞪口呆，顿生疑问。再次，平水韵分韵太细。它虽比《广韵》减少一百个韵目，但仍觉过于繁琐。例如上平声的“一东”和“二冬”，其韵母都是ong，完全不必分作两韵。又如同是an这一韵母，平水韵的平声韵目中就分为上平声“十三元”、

“十四寒”、“十五删”和下平声“一先”、“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共七个韵目，各目所收的单字，多半是分别附有 i、u、ü 不同介音的韵母，大同小异，读音相近，即使不算同韵，亦当视为近韵。按惯例，邻韵尚可通押，何况近韵乎？

长期以来，人们就在探求一种新韵。早在六百多年前，元人周德清就批评“世之泥古非今、不达时变者众，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他依照当时的北方语言，首创“平分阴阳、入派三声”之说，于泰定元年（1324）作成《中原音韵》一书，成为我国北方戏曲、曲艺用韵的准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华新韵》和六十年代中期上海中华书局推出的《诗韵新编》，是我国现代音韵学者研究创造的新成果。它用以韵包声的办法（平水韵的分韵方法是以声领韵），依据现代语音划分十八个韵目，每韵包括阴阳上去四声，旧韵中的入声字分别附录于相应的韵目之后，以便识别和掌握。《中华新韵》和《诗韵新编》为声韵改革开辟了一条新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不久，就把声韵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并在楹联界一报一刊展开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常江副会长总结成三句话：将来不改不行。马上就改还不行。暂且实行“双轨制”（新声旧声并行，一联之中不可混用）。中国楹联报创刊伊始，就积极推行新声韵，并开辟“新声联圃”专栏，登载新声对联。本人也身体力行，试作新声联语，藉以抛砖引

玉。八十年代中期，盛行领导与群众协商对话，彼此化解矛盾，增强团结，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为此，我撰《赞协商对话》联云：

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

石孰有火？互击而闪灵光！

下联中“石”、“孰”、“击”皆为古入今平字，其中，“孰”、“击”二字处于音步位置。1990年，安徽省通俗文学研究会在佛教圣地九华山举行学术交流会，予撰贺联云：

通俗艺术荣八皖；

佛教文学灿九华。

上联“俗”、“八”，下联“佛”、“学”，皆为古入今平字，其中“俗”、“八”、“学”三字处于音步位置。

事实证明，新声入联不但可行，并且具有很多优势。比如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依古韵，只有一个“三”字可作平声，其余九个字全是仄声；按新声，则“一”、“三”、“七”、“八”、“十”五个字都可作平声，平仄各半，用以题诗撰联协调平仄，方便多了。

尽管中国楹联学会积极倡导、中国楹联报大力推行新声对联，然而综观璀璨夺目的中国当代联坛，新声联作却很不景气，“新声联圃”里稀稀寥寥，不够茂盛。究其原因，我想除了与现阶段楹联队伍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居多，青少年逐渐成长但仍居于少数）有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虽然有了新韵，但

此前尚无可资借鉴、能与《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相媲美的新声律联范本，以致广大喜欢新韵的诗联爱好者（不啻为青少年，也包括相当数量的中老年）诗无所鉴，联无所凭。前几年，中樞报连续刊载了湖南蓝佐国先生的《新编声律对韵》，近期又连载新疆杨天材先生的《对韵全璧》续编。这两本书都比同类旧书增加了新词汇、新内容，后者还增添了四字联、六字联、八字联、九字联和十字联，使联语体式更加完备，对于楹联艺术的普及、提高和发展繁荣，都具有积极作用，功不可没。可惜两者使用的依然是含有入声字的平水韵，无助于新声韵的推行。

谢先生这本《中华新声韵律联选》虽然也是依照《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的体式，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老办法，但是由于它采用了现代新韵（按普通话语音分列十八韵目，对《中华新韵》略作调整），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尤为可贵的是，本书作者慧眼独具，广征博采，从古今诗作中精选大量符合新声韵的佳句律联，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尤其是对声韵学的深入研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擅长组合编织的生花妙笔，按新韵十八目编成二百五十四阙对文，每阙包括一字到十一字计十副对联，选用八个不同的平声韵脚字，总共选用二千零三十二个不相重复的平声韵脚字，涉及一千一百七十多个不同的仄声对应字，虽不敢说字字珠玑，至少也是瑕疵鲜见；加上全部对文和简单而又详明的注释，全书洋洋十余万

言，数倍于《笠翁对韵》和《声律启蒙》（各有对文九十阙）。在中国音韵史上，不能说绝后，可以说是旷古空前的扛鼎之作。它既可作为属对课目的辅助教材和语文教学的参考资料，又是广大诗联爱好者、研究者学习借鉴和欣赏品评的好书。

一位哲人说过：“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诗联艺术也概莫能外，它必须跟随时代前进，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可谓是通达时变，应运而生。这本书的问世，对于早就渴望见到新声律联范本的广大读者来说，无异于深冬逢暖日，久旱遇甘霖。它使中华文化的奇葩——格律诗联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使格律文学后继有人，让诗联艺术沿着新的道路健康发展，以推进社会文明与进步。

欣喜之余，特撰斯文忝列卷首，权且为序。

夏茹冰

辛巳年酷暑草于北斗书屋

谭雪纯序

中华诗词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自周汉魏晋隋，到唐宋元明清，直至新中国，名家名作，灿若星河，浩如烟海。她以真诚的诗心抒发人间的至情；以鲜明的形象表达深远的意境；以独特的声韵格律给人以美的享受。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繁衍嬗变，经历数千年而不衰。

与此同时，由于中华诗词的源头——《诗经》，一开始就具有上述种种优点，我国的至圣先师孔子故把“诗”（即《诗经》）摆在“六艺”之首，列为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借以启迪学生的心灵与思维，陶冶学生的品德与情操，培养学生的民本思想和爱国精神。直到明清近期，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教的脉络和轨迹。

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五四”运动，一方面浇灌、扶助了新体诗歌的萌发与成长，这是大好事；另一方面，冲击遏制了传统诗词的延续与传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了诗坛的一度沉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又给中华诗词注入了新的血液，全国各地诗社勃然兴起，诗词曲赋众彩纷呈，这确是令人欢悦的盛事。但深究

之，当前吟坛作者多数是进入花甲以至古稀的老人，中青年爱好和写作中华诗词的极少，导致中华诗词将面临断层的危险。多年来，中华诗词学会的各位领导和全体会员，均对这个后继乏人的问题感到忧心忡忡。

可喜的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一向重视诗教，他在一九九九年初春兴高采烈地出席观看了“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的成功演出，并充分肯定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号召全国人民要学一点古典诗文，要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近年，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切感受，从关系国家盛衰兴亡的高度，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精辟论文，中华诗词学会正是响应江主席的号召和尊重杨院士的意愿，适时召开了以“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中、小学校园”为主题的两届全国性的诗词研讨会，发动全体与会人员认真深入地研讨这个诗教问题，并以研讨会的名义发送了《倡议书》；教育部周远清副部长在第十二届诗词研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研究和采纳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制订落实具体措施，切实加强诗词教学和普及诗词知识活动，克服薄弱环节，从而把素质教育不断推向前进。”时隔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学校加强诗教的初步成效。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中华诗词本身（形式、内容、格律、声韵）的改革和创新。著名诗人于乃昌、萧蒂在《继承诗美传统，开创一代新风》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是具有革新精神的。屈原易‘风’而创‘骚’体。宋玉变‘骚’而出‘赋’辞。两汉魏晋‘五言’成风。唐人出奇始制‘律’‘绝’。宋诗不拘又创新‘词’。元代市贾喜唱新‘曲’”。明清以来，多数诗人沿用以往的诗词曲赋格律、选择现实题材进行写作吟咏，有的还创造了新型长短句（如诗联融合体与自度曲等）。可见，中华诗词的形式和内容，已经获得了不断革新，其基本格律（平仄、对仗等）也能够正常保持，唯有声韵尚未改进。从唐宋到近期，一直要求“按《平水韵》作诗、按《词林正韵》填词、按《十三辙》制曲”。大家知道，诞生于南宋淳祐年间的《平水韵》，距今已有700多年，其入声在现代汉语规范音中已经完全消失，其平、上、去声也有一小部分发生了音变和义变。在党和政府一再号召“积极学习和推广现代汉语普通话”、“必须用现代汉语规范音进行语文教学”的今天，如果再要求用《平水韵》等阅读和写作中华诗、词、曲，未免远远脱离时代现实而太不近情理了。

正当人们翘首以待新诗韵书问世之际，衡阳市谢季荣同志于1997年自费出版了《汉语今音律联韵选》，对革新诗韵作了大胆有益的尝试。此书经《中华诗词通讯》和《中国楹联报》的宣传介绍，已经发售给20